

# 工厂龙门阵

2012年9月 第5期

- 在养老保险问题上, 国家政策给工人带来哪些顾虑?
- 争取权益时, 你有没有感到来自老板、法官微妙的压力?
- 工人打工和辞工过程中的种种纠结……
- 基督教在工厂里传播情况如何? 对工人有什么影响……
- 现实中, 官方怎样策划和指导“直选”出来的工会? 后果如何? 面对资方压迫时, 这样的工会有什么反应?
- 发生劳资纠纷时, 工人会选择什么样的谈判场所?
- 本期继续连载山东二妮的的打工故事和感受。



《工厂龙门阵》就是说说工厂里的事。正是这些琐碎平常的事件、场景、喜怒哀乐, 构成了工人的生存环境, 也塑造着工人的主观意识, 触发和影响工人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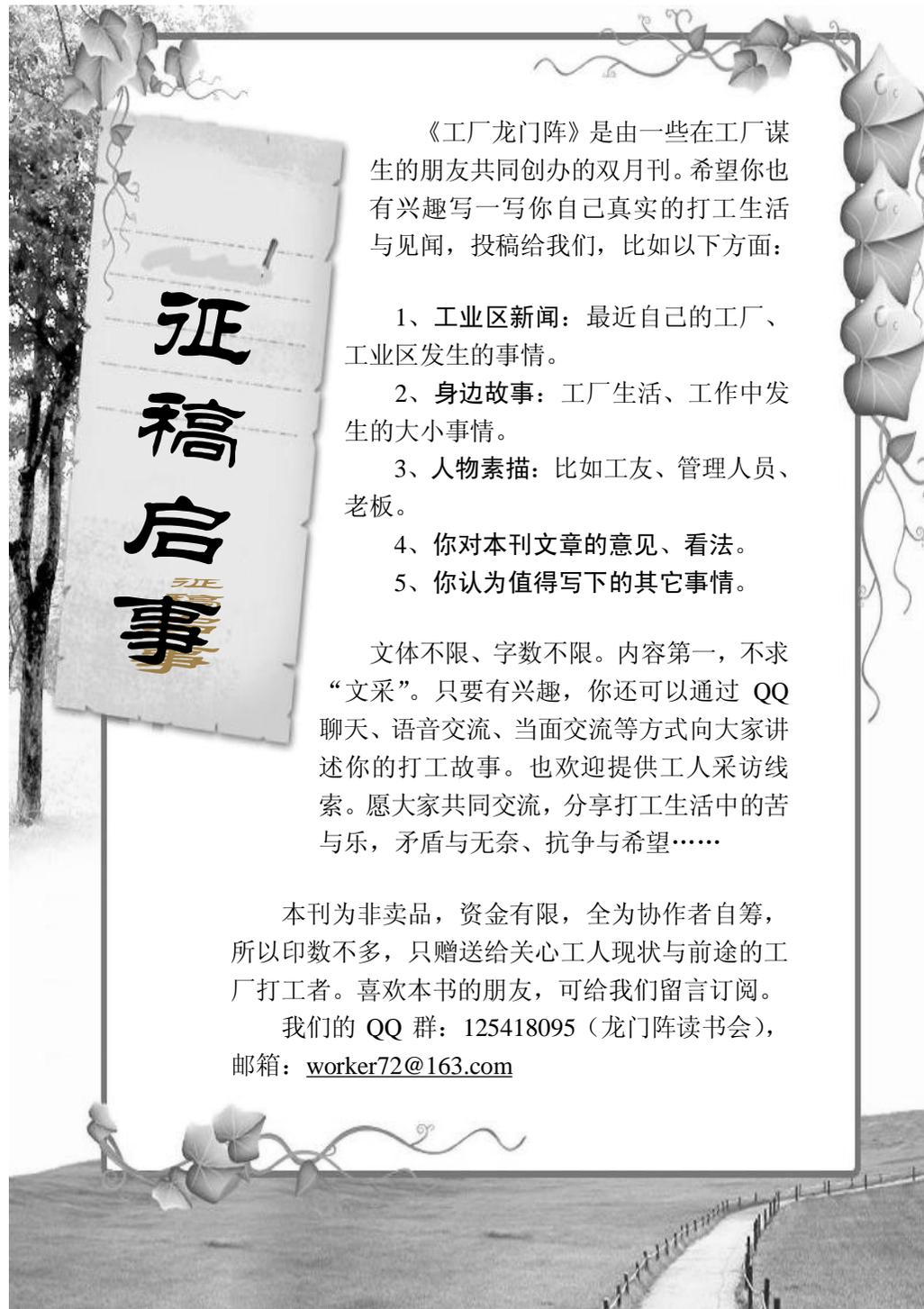
• 关心工人话题 • 关注工人前途



• 关心工人话题 • 关注工人前途

## ★ ★ ★ 本 期 目 录 ★ ★ ★

时事评论	要不要买养老保险？（之二：国家政策篇）.....王晓林	1
工厂生活	住院五天.....米兔	4
	出乎意料的结案.....芊芊	5
	离职前跟主管的争吵.....马微	8
	工厂里五花八门的称呼.....郑茜	9
	小伟辞工找工记.....整理者：向日葵	11
	我也入过工会.....关点	14
人物素描	师傅.....马微	17
	小杨的三次离厂.....曹操	18
工人·宗教	小工厂的基督徒（工人自述）.....访谈者：河粉	22
	某台资电子厂的基督教活动（小调查）.....壹徒	23
	谢饭歌.....达威一派	25
二妮专栏	我的临时工生活（之二）.....山东二妮	28
	临时工琐记（之二：流水线上）.....山东二妮	30
工人访谈	来自县城的建筑工老李.....访谈者：向日葵	32
	王大哥的十年建筑工生活.....访谈者：郝仁	33
工人行动	谈判场所之争：劳资纠纷中的老问题.....达威一派	36
	新工会：幻梦和现实.....焊工	37
文艺天地	想要解放的生产线.....诗恒	40
征稿启事	.....封三	



《工厂龙门阵》是由一些在工厂谋生的朋友共同创办的双月刊。希望你也有兴趣写一写你自己真实的打工生活与见闻，投稿给我们，比如以下方面：

- 1、工业区新闻：最近自己的工厂、工业区发生的事情。
- 2、身边故事：工厂生活、工作中发生的大小事情。
- 3、人物素描：比如工友、管理人员、老板。
- 4、你对本刊文章的意见、看法。
- 5、你认为值得写下的其它事情。

文体不限、字数不限。内容第一，不求“文采”。只要有兴趣，你还可以通过 QQ 聊天、语音交流、当面交流等方式向大家讲述你的打工故事。也欢迎提供工人采访线索。愿大家共同交流，分享打工生活中的苦与乐，矛盾与无奈、抗争与希望……

本刊为非卖品，资金有限，全为协作者自筹，所以印数不多，只赠送给关心工人现状与前途的工厂打工者。喜欢本书的朋友，可给我们留言订阅。

我们的 QQ 群：125418095（龙门阵读书会），  
邮箱：[worker72@163.com](mailto:worker72@163.com)

♠ 王晓林 ♠



# 要不要买养老保险?

## ——国家政策与工人的顾虑



上一期的《要不要买养老保险》一文中，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许多工人不愿买社保的问题。文章主要从工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工资低、待遇差、流动性大，不愿一辈子打工、当工人，导致他们不愿意买社保。但年龄越大，越需要考虑养老的问题。工人总是“务实”的，任何一项“投资”都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得不偿失。这是工人为要不要买养老保险而“纠结”的原因。

本文尝试谈一谈工人顾虑的另一个方面：国家对工人利益的长期无视，以及所谓“惠民”政策的多变、执行时打折扣。

沿海私企工人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因为农村普遍贫困化、找不到出路而来到城市谋生，整个过程工人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八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之初，工人到城市打工还需要暂住证等多种证件。暂时没有找到工作，或证件不齐全者，常常被治安队追得到处跑。一不小心抓起

来，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又少了几百块。在劳资纠纷中，政府部门往往露骨地站在老板一边。每制定一项政策，都是从国家、社会的稳定考虑；如果颁布了一些看起来对工人有好处的法律，也只是为了安抚不满的工人，避免工人闹得太厉害。而且，凡是字面上比较有利工人的法律，执行起来往往要打折扣。种种事实让工人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

养老保险不是沿海外来打工者自己的要求，而是国家的新政之一。在这些打工者看来，养老保险本来是“吃国家饭”的国企工人和公务员的“特权”，似乎与自己无关。可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需要源源不断、持续供应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为此，国家不得不考虑社会保险问题，让工人在生病、工伤、生育、失业、年老的情况下，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工人都活不下去了，谁给老板干活啊？

跟沿海私企工人直接相关的养老保险政策，好比是国家画的“饼”，

看来还是不错的：一个月只需要交一百多块钱，退休后就可以得到一笔还不错的养老金。不过这块画饼能不能充饥，打工者还要观望一阵子。

首先，他们对国家的政策没有信心，这导致很多人对长远的安排（例如养老）没有信心。38岁的李大哥，出来打工十年，已经经历了养老保险政策的多次变化。刚开始出来打工，连“社保”这个词都没听过。后来进了一个大厂，买养老保险是“自愿”的，李大哥签了一份“自愿不购买养老保险协议”。可是在99年年底离职前，因为厂方的失误，不小心给他买了一个月的保险，当时只交了几十块。到了年底，李大哥意外得到一笔“横财”。原来，当时买社保深圳市财政补贴300元，加上厂方缴纳的一部分钱划到个人账户，李大哥一共领了将近五百元。后来在别的厂也陆续买了几年养老保险，反正可以退的嘛，就当定期存款了。06年开始，企业缴纳的部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也就是退保时只能退个人账户。毕竟钱还是可以随时拿在自己手里，一些人还是愿意买的。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养老保险彻底不能退了，定期存款变成了“死期”。这时买不买养老保险，就必须严肃考虑了。

最近比较让人不安的，就是“延迟退休”传言了。人社部表示“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

龄的政策”，民间则传言：男的延迟到65岁、女的延迟到60岁退休。要知道，在沿海工厂，大部分的普通打工者在三四十岁以后要找工作就越来越不容易了，按照现在的情况（男60，女50退休），已经很难熬到退休，如果再延迟几年，恐怕真的要“做到死”了。这就难怪人们惴惴不安，网上更是骂声一片。网上还有个段子非常“流行”：“三十年前：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二十年前：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十年之前：养老不能靠政府。到了现在：65岁再退休吧。十年之后：85岁退休？”人社部官员赶紧出来“辟谣”，安抚人心：“延迟退休年龄并未开始试点”。不过，延迟已是大势所趋，政策的出台只是早晚的事。

政策执行方面又怎样呢？众所周知，中国特色是：“好政策执行得很坏，坏政策执行得很好”。对老百



姓看似“有利”的政策，执行起来总是大打折扣的。虽然法律明文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完整的社会保险包括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可沿海各地的政府执行起来就“务实”得很，充分考虑到了企业和政府的“负担”，却完全不考虑工人的情况。他们只强制要求企业为员工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但很多工厂却只给工人买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因为这两项工厂缴费最低，同时也是降低自己风险的基本“投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相对高，很多工厂干脆不买。即使买了，也几乎没有哪个厂是按员工的实际工资缴费的。在相关部门的默许和配合下，老板又省下了一大笔钱。

经常听到一句话：“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对于底层劳动者来说，无需猜测国家的下一步棋怎么走。但我们要明白一点：坐等的改良并不实在，并且还有可能收回去。这是否意味着工人就不需要 / 不能争取养老保险？非也。上面提到的所有政策改变也好，执行打折扣也好，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工人没有主动去争取，没有形成自己的力量。终究来说，会有越来越多工人关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关心养老保险。如果工人积极、主动去争取，结果或许会不同。这里就有一个案例：前段时间有一个报导，广州某奢侈品工厂，十多年不为员工买社保，一百多人联合向老板要求补缴养老保险，并向当地政府施压，最后成功争取到补缴 99 年以来的养老保险。



# 住院五天

· 米兔

慢地也不烧了，医生就建议出院。  
办出院手续那天，我去自费窗口结账。前面排队的人，总是会被通知，“再交 2300”“再交 3670”。那些要补缴钱的人，都瞪大眼睛再问一遍，再喊一句“这么多！？”然后极不情愿地翻开钱包，拿出银行卡来，喊着“给我打张缴费清单”。工作人员爽快地答应着，接过卡熟练地在卡机上一划，几千块就进了医院的腰包。

我捏捏包里带的几百块钱，心想，那些人都得的什么病啊，要用这么多钱？朋友就住了这么几天，只是发烧而已，应该用不了太多。等到我了，医院的人都懒得多说话了，在一个大号计算器上面按出数字递给我说“再交这么多”。虽然有心理准备，但一看到那数字还是吓了一跳，“1486”！我赶紧退到一边，因为出来的匆忙，没有带银行卡，手里只有这么多现金。问朋友，她那里钱也不够。

我半开玩笑地说：“咱跑吧？不交钱了。这他妈一共烧了一个月工资啊！”

朋友说：“我跑到哪里啊？身份证都登记了，到时候我被通缉怎么办？去别的医院都不给我看病怎么办？”

唉，啥也不说了，已经到这份上了，打电话叫人送钱吧。

这时候，旁边有个大哥被告知要再交 870，挥着拳头冲窗口那边的人喊：“你们医院是喝人血的啊！”

前些天朋友生病，高烧不退。刚好身边没人照顾。撑不住了去医院看，结果立马就被判入院治疗。因为病得太重了，小医院还不敢接，要送到大医院。

她刚好从厂里辞职，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现在回来重找工作。医保早就断了。搞得医生开药的时候反复说：“没有医保？那你可亏了啊，有医保能报销 80%。”按照当地政策，要是本市户口，没有工作也还可以自己交医保。但她就一打工的，哪里会有本地户口，只能是全自费。

住院交了 1000 的押金。每天输液抽血化验，心电图脑电波，什么都查，哪个都没少。这么多项目，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每次检查都查不出什么结果来，但医生要查，咱也不懂，查就查吧。开始想着要是押金不够用的话，会再通知交，但一直也没人说过。这样稀里糊涂地住了 5 天，到最后医生也没查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烧，还好朋友身体素质比较好，慢

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不示弱：“你冲我喊也没用啊。药又不是我开的，价格也不是我定的。你要有医保，还

能报销啊！什么都没有，冲我喊有什么用！”

.....

## 出乎意料的結案



· 芊芊

虽然打定主意要跟老板讨个说法，但是在离职前，我还是很认真地做自己的工作。我还通知到人事部尽快招人接替我的位置，并且在老板的请求下，我又多上了一天班。在结束上班交接工作时，因为没有新人过来，我只好把要交接的工作写下来。为了让新人即使在没有人指导下也能明白自己的工作，我写得非常详细（这个办公室的人都可以作证）。我想，跟老板讨说法不是因为这份工作本身，而是因为公司违反了劳动法，所以，对于工作，我希望自己能做到完美。

在去申请仲裁之前有个小小的

插曲。我居然在等待老板来协商，满足我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的要求。很可惜，我等到的是：如果不尽快回去上班，就会被当成旷工。公司还强调问过专业人士，我的那个通知书是无效的。看来，我还是把老板想得有点像是个普通人了，想不到他们会这么过份！

接着就是去劳动站提交仲裁资料了，其实就是一堆公司违反劳动法的证据，以及非常重要的劳动关系证明资料。劳动站工作人员的态度怎样，估计很多人都能猜出来。那些女的，好像个个到了更年期，对你不是大吼大叫，就是对你的问题不理不睬，似乎你犯了什么错误，求她原谅，并得到宽恕一样。面对工作人员这个德行，试问本来就处于弱势的你，是不是心里更忐忑了？不过幸亏我脸皮厚，我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还很客气的跟她说谢谢，谢谢！也许是不好意思了，她最后居然回应了我唯一的话：不客气！

立案时，我被告知三个月后才有可能安排开庭，这又吓了我一跳，这么一个几千块钱的案子，要等待三个月才能有眉目，太坑人了吧！这三个月我岂不是被绑定在这个地方了。怪

不得很多工友明智地选择不跟厂里一般见识，不跟厂里计较那么一个月的工资，那么几千的加班费，等等，反正吃点亏就吃点亏，总比等着打官司来得爽快。但，我就是这么别扭的人，一想到老板威胁我回去的态度，我铁了心要跟老板打官司。我倒要看看我的通知书怎么就被专业人士说成是无效的了。

说来奇怪，那天立案时工作人员说官司要等到三个月后开庭，但是我接到的开庭通知单上却写着二十六天后开庭！嘿嘿，鬼才知道工作人员在想什么，三个月后开庭？也许他们就是想吓跑我们这些老是给他们工作做的人吧！

既然开庭的时间定下来了，那就等喽。话说在开庭的头两天，我去自动柜员机上取钱，意外地发现卡上多了三千块钱，这个事情是没有想到的。怎么回事呢？有谁知道我的卡号给我打钱呢？想来想去，只想到了我已离职的正在打官司的公司，这个钱数刚好是公司拖欠我的一个月的工资。太意外了：官司还没有打，被告方就把钱先给原告了！我反正是被弄晕了。本来我还想，如果官司打不赢，工资就赔进去了，所以到时候能调解就调解，但是现在工资已经发下来了，我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可以安心心地打官司，要赔偿了。但是，后来朋友告诉我说，这也许是公司的

一个计谋，想在打官司的时候处于主动的一方，反正就是提醒我小心厂里使诈。我倒很想等着看公司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开庭的那一天终于到了。一个朋友为了给我壮胆，陪我一起去了劳动站。我们早到了半个小时。其实刚开始我一点都不紧张，但是不知为何，看到公司的文员走进劳动站大门时，我忽然一下子紧张起来。还好，只紧张了一下而已，很快，我又恢复了平静。开庭了，公司在被告席，并且请了律师（公司的法律顾问），两个文员坐在律师旁边。我跟朋友坐在原告席位上。中间坐着女仲裁员。

开庭的过程很平静，没有任何异议，公司也没有什么材料证明我的通知书无效。仲裁员开始调解。律师给了仲裁员一份，公司计算的应该给我多少补偿的清单，然后仲裁员给了我，并要求公司的人先出去。我看了一眼那个清单，公司答应给的赔偿只是我要求赔偿的三分之一，因为公司居然把我所有的底薪都写成我刚入厂时的底薪，并以此来算加班费。其实我三个月试用期过后，工资涨了四百块钱呢。这时仲裁员问我怎么想。我把想法说了，要求公司实事求是。仲裁员说，好，看公司怎么说。公司的人进来了。仲裁员转述了一下我的意思，但是律师却说，那个不是涨的底薪，而是因为我工作出色给的奖

金。很无语！在关键时刻，老板（律师代表老板）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原来平常的微笑都是骗人的，是为了让你更好的为他效劳。当你不为他服务，甚至想从他那里得到自己该得到的东西时，他就变得面目可憎了，当然律师是最得力的帮凶。言归正传，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公司是不会多给的。但我还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仲裁员开口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你这个案子也没有多少钱，要是再开庭，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拖个一年半载的多得是，这对你来说，也不利，即使可以边工作变打官司，但是很不省心，还是赶紧结案，早点找个好工作，安心工作最重要。”

在仲裁员看似一番好意的劝告下，我终于妥协，答应了公司给的赔偿。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特别是听了仲裁员的话之后，我好像觉得如果不听仲裁员的“好言相劝”，就是不识抬举，就是故意找茬——不只是给公司找茬，而且是给仲裁员找茬。但我却老觉得仲裁员的话哪里出了问题，具体是哪里呢？终于有一天，我悟出来了：在开庭的整个过程当中，仲裁员的话看似为我着想，但她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给了我鼓励，而是给了我很大压力，同时也给了公司很大的信心；反之，仲裁员却没有跟公司说过一句话，虽然没有给公司

鼓励，但也没有给公司施压。这样一来，仲裁员显然是没有公平对待我们双方。如果说什么叫公平的话，起码，仲裁员也要跟公司说：

“你们公司违法了。证据已经很充足了。无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占优势。你们最好按法律规定给予她（作者本人）赔偿，公司也不是没有这么点钱，还是早点了结一桩案子，早点安心生产比较好。再说，这个案子拖得太久，对公司影响也不好，所以请公司还是慎重考虑。怎么样？”

我上面假设的仲裁员对公司说的话不过分吧？但，在实际打官司中，我相信几乎没有几个工人能听到这样的话，所以说，我明显是被仲裁员“卖”了。我不仅受到了公司强大的压力，还受到仲裁员言语威胁的压力，如果说一个如我般坚强的人都妥协了，那么许许多多老实顺从，甚至逆来顺受的工友还能怎么样呢？



“你们谁还有什么意见？”

▼ 马微 ▼



## 跟主管的争吵

阿晴本来打算在兴福塑胶厂做得长久一点，出来打工，谁都不想东奔西走的。可是事与愿违，工厂里总是有很多人和事让人不爽。最难以忍受的是又换了一任主管，比前面一任还要可恶，成天唧唧歪歪到处骂人，活像一个青面獠牙的大坏蛋。日常工作上的琐事，阿晴懒得跟他吵来吵去，实在罗嗦得心烦了，就顶两句嘴。

她离职的时候，还是跟这个新来的，崇尚“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主管吵了一架。那天她按照人事部的安排回去领工资，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新来的文员还有很多不懂的，需要给她讲解。新主管从车间回到办公室，看到就大声地说：“人都没教会，你就走了！”阿晴笑笑：“这是人事部安排的，我也没办法呀。不懂可以慢慢学嘛，我刚来时还不是一样”。

其实，不管阿晴想不想早点走，

想不想把接班人教好，她何时离职最终还是取决于老板的心意：能省一天的工资就省一天。新主管才不管那么多，新人没教会，有的事情还得他亲力亲为，这就够让他不爽的了。他不停地嘀嘀咕咕，阿晴只顾跟新文员交接工作，解答她的问题。

后来话题终于转到阿晴对面的试模领班身上了。新主管用命令的口吻对他说：“明天有几套模要试，你过来加班”。

试模领班有点不高兴：“我今天晚上加班试完，明天星期天，有事我来不了”。

“那不行，今晚上你得加到什么时候，那么多套模，你随便给我乱试一下，到时候有问题怎么办？总之你明天一定要过来，不然扣一天工资！”

领班有点不高兴了，他之前几次私下跟阿晴说：“这主管太屌了，总是以权压人”。不过当着主管的面总是唯唯诺诺，不轻易反驳对方。这次大概是真的有事，他继续说道：“我连续两个星期没休息了，只要在这里总会有新模要试，那我一年365天都不用休息啦？！”阿晴也开始帮腔：

“是啊，还是需要休息的，连续几个星期不放假，谁都受不了。况且领班是拿月薪的，加班又没加班费”。主管有点生气了：“你们这种想法太要不得了！做事没一点责任心，事情没做完还找那么多理由。我为什么能做

到今天这个位置？要是我天天跟老板说‘对不起，我有事不能加班了’，不主动去找事做，主动把手头的事情做好，能做到主管吗？你们这种心态啊，在哪个厂都是不行的！”

“你工资高当然有责任心啦，我们才拿多少钱？免费加班的事情谁愿意干？”阿晴顶了他一句。主管更生气了，这人都要走了还要在这里胡说八道，扰乱军心。主管嘀嘀咕咕继续说什么“做事要有责任心”、“不能太自私”之类的话。阿晴、领班、阿

新等人也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自己什么时候免费加了多久的班，责任心不能当饭吃之类的。

主管看办公室的人都反了，跟他对着干，就更加生气：“我明天也要来，不管你们怎么说，”主管用手指着领班：“你明天都要来，否则扣1天工资！”然后气冲冲地跑去车间了。

阿晴伸出食指和中指向领班做了个“胜利”的姿势，小声说道：“气死他！”这一回合暂告段落，至于领班明天去不去加班，就看他自己了。



阿钱进的是家小厂。

年后过来晚了，很多厂的“用工荒”都暂告一段落。招人的厂子不是没有，都是些“常年招工”的小破厂。

这些厂因为工资低，工作累，工作环境差，就算人事经理们要尽各种手段招来了人，也大都做不了多久。阿钱进的就是这样一家小破厂，工资底1500，没有任何补贴，平时加班费跟周末加班费都是按1.5倍计算。

阿钱做的是生产文员，她简历上写的薪资要求是3000，人事经理还价还到2800，阿钱差点转身就走了，不过因为担心不好找工作，就委婉地说“考虑考虑”。3月的深圳，太阳不算毒辣，不过跑来跑去跑得太累了，阿钱想先随便找个工作干着得了，如果不满意，还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找。就这样，她进了这家连老板在内不到300人的小厂。

小厂的老板很是和蔼可亲，两个老板是同学，女老板比男老板权力大，统管着工厂的大小事情，男老板则主要负责销售和对外联络。

女老板肚子上的肥肉就像墙一样结实，一双小眼睛在镜片后头闪着慈祥的光，笑起来时，厚厚的双下巴就像一轮弯月。阿钱刚去那段时间，女老板每次看到她都主动打招呼，笑眯眯地问：“小姑娘，怎么样，还适应吗？”阿钱说适应适应，挺好挺好，一边在工衣上蹭了蹭手心的汗。以前阿钱进的都是大厂，有的厂做到离职还没见过老板呢。后来有一个厂倒是见过老板，不过老板总是垂着双手，低着头疾步往前走，从来不跟人打招呼。在这家厂遇到这么亲切的老板，让她颇有点不自在呢。有时女老板也严肃地叮嘱阿钱：“下班了不要急着回去，多在车间转转，学习一下产品的相关知识”，“你虽然是进来做文员，不过不要只把自己当成一个文员，主管的一些事情，你也要主动去帮他做，慢慢地，你也能做到那个位置”。

男老板不管日常的琐事。不管在哪里碰到他，他总是主动地、很有绅士风度地打招呼：“哎……靓女”，给人感觉很尊重人，很平易近人。阿钱常常想，这么个老板，竟然眼里还有咱们这些虾兵虾将，还经常主动给员工打招呼，真是难得。后来阿钱递交辞工书时，男老板问了句：“谁是郑

钱？”这才知道男老板平常的招呼也仅仅是一种表面的亲切罢了。

阿钱的上司们——各部门主管，则在阿钱的姓前面冠上个“小”字：小郑。这个称呼让人感觉严肃、正经，又有一种距离感，或许可以通过这种距离感来树立威严吧。主管姓王，大家都叫他王主管。他经常找人谈心，人家叫他王主管，他就说，别主管主管的了，多生疏阿，叫我老王就行了。有时候他找到阿钱：“小郑，你最近辛苦了，今晚还要加班把这点事做完，完了我请你吃宵夜！”有时对她直接下令：“小郑，你马上把这件事情办好！”，有时又火急火燎地在车间或者办公室大喊“小郑，你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而她关系较要好的同事，则直呼其名或叫阿钱。他们经常趁主管不在的时候聊聊天，拉拉家常。“阿钱啊，我今天又跟男朋友吵架了！”“阿钱，下班去哪里逛？”这些是他们经常谈的话题。





整理者：向日葵

## 小伟辞工找工记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鞋厂，做了1年多。开始是做二级工，工作轻松工资也高。后来老大的亲叔叔来了，顶了我的位置，我就变成四级工，工资少，工作也没意思，就不做了，跟厂里说我要回家去做事。就去找老大，老大不批。那会经理来车间里转，我直接找经理，说：“我要回家，不能耽误。”经理说：“这种事我都不管的，你们老大批了就行，我只签字。他们都签字就可以走了。”老大、课长、副理都在旁边看到了，说了几句难听的话，说不能马上签。我就在那里不做事，缠着老大。3天之后，给我办离职手续了。

我出来后去一个大电子厂应聘，但是因为文化低，没有要我，我就去了另外一个鞋厂。

我进去之前听人说那里工资高，

一个月能有两千多，个人计件。我进去之后发现没有那么高。赶货的时候才能有2千，不赶货的时候就是一千六七。在这个厂我做了1年零3个月。我那个老大不公平，分给他老乡、请他喝酒的那些人好做的货。其实他们请他喝酒也要花两三百，他给那些人的货好做些，拿到的工资也就比平时多两三百，都差不多。像我这种不请他喝酒的就少几百块。那个时候订单又少，还天天让我计时。我就和那个老大闹了矛盾。有一次他找人故意给我闹事，要跟我打架。我找我哥诉苦，我哥说不要在里面干了。我就给主管说不想干了，要求马上辞工。厂里不想给我结工资，后来我让我哥给主管打电话，他是做老师的，会说话。我哥和主管讲理，说清楚利害关系，最后我才辞到工。

我辞工的时候发现这个鞋厂的另一个分厂在招人，我下午又跑去问，那人正好又是上午给我办离职手续的，他嫌我刚离厂，不想要我。旁边保安还给我说好话：“你不是招人吗？人家又是熟手，正好啊。”他还是不要。我就去找那个分厂的一个老大，说我辞工下来就是想去他那里。他给人事部的那个人打电话，要招我进去。人事部的很不乐意，最后还是把我招进去了。那个老大让我写保证书，保证3年以内不离厂。

这个厂很累，一天12个小时，

中午晚上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吃完饭就要马上去做事。每天11个小时都要走来走去。后来听说订单要减少，厂要搬到四川去，以后挣钱会越来越少了。我就又不想做了。另外最主要的是，在我进来的第一个月，就有人出工伤，和我一样的工位。五根手指头都被压断了，送到大医院里去接手，虽然手指头接上去，但也不能用了，等于是废手。厂里安排他做别的工位，给了他几千块就算完了。我觉得这里太危险，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已了。

那会是过年刚回来，我多请了几天假，回厂见到老大，本来他挺高兴的，跟我说：“你回来了！”我说：“啊，家里有点事，想找你辞工。”他脸色立马变了，问我干嘛辞工。我说家里有难事，不给辞工给我两个月假也行。他不给批。我找他要辞工书他不给。我没办法，只好去找经理，我说家里面确实有事。经理也不信，不给我批。我就哭鼻子了。那会也不全是装的，当时就觉得找一份辞工书这么难，都不给批，心里挺难受的。旁边的人看我哭，觉得挺心酸，就说：“看他那么伤心，应该是真的了，让他走吧。”经理就让我去找老大要辞工书，我一听有戏，就不哭了。但是老大还是不相信，不给我。正好原来那个分厂的辞工书和这个分厂是一样的，我就找人从那边拿了一张过来。全部都

填完了，叫他签字，3天后结了工资，出来了。

出了这个厂，在外面玩了半个月，接着到处找工作。我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灯厂，他说有一个部门工资挺高的。早八点到晚八点，中间两个小时休息，能拿两千五六。那个时候是2010年，已经算高工资了。他说这个厂很累的哦。我说可以，没问题，这么多厂都做过来了，能做。

进去以后，刚开始不会做。那个班长扁的要死，给我说：“就你这个速度，一天10块钱都挣不到。”我当时都想扔下东西不干了，但是想想，我体检费两百多不能白花啊，再说不想干也不能让人看不起嘛，就接着干。干了一个星期找到门路，做得挺顺的。那个老大也不扁我了。我产量能达标，但是速度赶不上老手，他就来回调我，所有的工位我都做了一遍。后来给我换到打磨，比别的工位少一百块，又脏又累的。但是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就在那里一直干。

8个月以后我爸爸生病了，很严重。我打算回家照顾他。去辞工的时候，老大也不信，但还是给我签字了。但到了人事部那里却说要我多做一个月。我很着急说：“我家里有这个事，你还叫我多做一个月？我现在就要回去！”他说让我去找部门主管。我跟主管说了，主管觉得应该不是骗人的，就批了，当天给我结了工资。

过了年，我爸病情好转了。我过来继续打工，又进了这个厂。我跟招工的人说以前在这里做过，还进那个部门。

结果这回进厂，我在里面出了三次工伤。第一次是产品倒下来刮到手，休息了半个月，只给我报销医药费，工资一分没发。厂里没给我算工伤，就是保险公司来报销医药费。

第二次我手里拿着产品去打磨，太重了，没拿稳，手关节那里磨了一个洞。情况比较严重。厂里给我报了工伤，报销了医药费，休息了半个月，拿的是基本工资。

第三次是因为我和干部吵架。他推我，我的手被机器挂了一个大口。厂里说这是打架，不算工伤，让那个干部赔了我的医药费，只给了一点误工费。

我被伤到这么多次觉得很不爽。这个厂本来工伤也多，尤其是我们那个部门。厂里买了工伤保险，一方面也买商业保险。厂里到底具体怎么操作，我们也不清楚。反正厂里轻易不给算工伤，只用商业保险付医药费。

那个厂对老员工也不好。有些岁数大的做了好多年的，厂里不想要他们，就把他们工资压下来，或者调到一个不好的工位，逼他们自己辞工。

这个厂流动性很大，好多年轻人做两三个月受不了就走了。厂里辞工也很好辞，你交了辞工书，一个月后

就可以走。可能是因为这个厂的工资看起来比较高，所以好招人。

现在不是说有欧债危机吗，老板就放出风来说厂里准备要裁员。其实就是看谁不想做了，就鼓励他自己辞工走。现在底薪提高到1300，但是产量也提上来，单价不变。这样就会加长上班的时间。以前是12个小时，晚上7点多就能下班。现在就不一样，要14个小时，然后还要扫地，这样回去就快十点了。我们是底薪，加上一定的奖金，还有2个小时固定的加班费。因为是集体计件，超出的时间不算加班，加班费也不是按照1.5倍算，而是“综合计算”（注：即综合工时制）。所以虽然底薪提高了，但是厂里用这些策略变相减少我们的工资。后来我就辞工出来了。

现在我又在找工作啦！



要不是那天收拾行李的时候翻出了会员证，恐怕我还记不起来自己曾经是工会会员呢。

话说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在北方一个大中型国企打工，刚进厂大概两个来月的样子。

头两个月的时候，厂里没给我安排活干，就让我闲着，守着一台将近1千万的机床无所事事。

有一天上班去早了，跟更衣室换完衣服出来，车间里还没什么人。我把刚买的包子放在机床旁边的桌子上，照例围着这大家伙转了一圈。确定油、气正常后，打开电源，选好程序，让它自己遛着。

然后我就开始玩手机，正入神的时候，突然有人敲我的桌子，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是班长。他大概40岁，在这干了快20年了，有点谢顶。

“注意点，别让主任逮着。”他

冲我挤挤眼睛，一边提醒我一边把一张纸放在了我的桌子上，“有空把这个填一下。”

说完他就回去干活了。

我一看，原来是一张工会入会申请表。

好容易熬到了中午，还没到点儿，我就呆不住了，闲着肚子也会饿。看看表，还有十来分钟，忍不住我就拿着饭盒去对面车间找我认识的两个工友一起去吃饭。

这两个人虽然在一个车间，但是离得比较远。

“怎么着，还没活儿干呢？”离车间门近的那个小胖子看见我，老远就跟我打招呼。

“几点了，还干呢！赶紧的，洗洗手打饭去了。”我走近了跟他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看见他的桌子上也放着一张申请表。

“你们俩先去，我马上。”

上班时间在车间里端着饭盒聊天，这个让主任看见可不妙，所以我也没问他申请表的事情，就先去吃饭了。

我和另外一个工友吃完饭到休息室正要开始吃，小胖子进来了。

“哎，我看见你那儿也有一张工会申请表，填了没？”我问小胖子。

“没呢，没时间。”他正边吃边

玩手机，不过好像突然想起什么的样子，抬头问了一句：“说真的啊，这工会是什么东西？”

“不是吧，你连工会是什么都不知道！”另一个工友也正在边吃边玩手机，“我以前在的那个外企就有工会。过年过节发个月饼、带鱼，有的时候还组织点娱乐活动，像拔河，打球什么的。”

“哦……”小胖子好像有点明白了，眨了眨眼睛，看看他又看看我。

“好像大概是这样吧。”我也跟着附和了一句，没再说什么。

下午回车间闲的没事做，我就开始填申请表。这个时候，一个跟我比较熟的技术员来了，他也是老员工，已经在这个厂做了15年。看见我在写东西，他就走了过来。

“写什么呢？”

我把申请表往他跟前推了推。

“噢……咳，工会呀。”他好像有点失望。

“一个月交多少钱？”我问。

“5块。”他说，“你不知道？你进厂第一个月应该就开始交了吧。”

“可我也没见工会在哪呀？”我有点糊涂了。

“每个月发的肥皂、洗衣粉和洗发水你没拿呀？”他反问我了一句。

“那个是工会发的呀！”我恍然大悟了，“我一直以为是厂里发的福

利呢。”

“那不都一样，共产党的厂，共产党的工会。5块钱，那么多东西，不吃亏就行，管它谁给的。”

“工会还做别的事情吗？”我又问。

“有啊，组织个文体活动什么的。不过这有个屁用，你没听人家说，工会像条狗，挨打还得跟着走。哪像人家欧美的工会，没事儿还带工人去示个威，游个行，罢工什么的。中国的这个，切……”

他越说越不屑，但是突然听见人喊他。

“光顾跟你扯淡了，都忘了我来这还有事呢。得，你忙你的。”他说完扭头就走了。

申请表填好了，但是好几天都没人来收。我把它放到抽屉里，天天相面。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就跑去问班长。

“哦，我都忘了。”班长一拍脑袋，然后用手往远处一指，“你把它交给那边车间里一个办公室里的人就行了。”

这样申请表就交上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反应了，不过每个月的福利还是照发，而且后来厂里搞跳绳比赛，我想应该就是工会组织的吧。

渐渐的，申请表的事情我差不多已经忘光了，直到我辞工办离职手续

的那一天。

我们厂辞工要拿着放行单到各个部门找相关领导签字，总共要跑十几个地方。偏偏我们厂里的这些部门又都不在一栋楼里办公，所以我就绕厂区乱转，到处找人打听那些神秘的部门在哪里。有的时候找到地方还不行，领导没在，你就得再跑一趟、两趟……虽然累了点，不过倒是没有哪个领导难为我，只要找到他，最多只说一句“怎么，不干了？”，然后马上就签字放人。

这些部门中有一个就是厂里的工会。

我找到工会办公室的时候，屋子里只有一个人，看年龄，我大概应该

管她叫阿姨。我忘了她当时在做什么，好像是看报纸，反正很悠闲。我说明来意，她很快就给我签了字。然后她突然问我有会员证没有，我说没有。她说我给你办一个吧，很快的。然后她就开始忙活，还让我回去拿一张照片。我住的地方很近，也有备用的照片，就跑了一趟去拿照片。回来后证已经准备好了，该填写的地方也都写好了，贴上照片，盖个章就算完事了。

从理论上说，我是辞职离厂的那一天成为该厂的正式工会会员的。

这就是我曾经加入工会的经历了。



· 马微

## 师傅

她离开这家工厂，跟主管有关系。师傅这个人  
心直口快，有时甚至没大没小的，对主管、厂  
长这些高管丝毫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敬畏。



我的师傅是个 19 岁的小姑娘，已经是这里的“老人”了。她妈妈在这家工厂的生产部做普工，家里还有个远房亲戚在会计部。从职业学校毕业后，先在一个小物流公司做了几个月，在她妈介绍、亲戚担保的情况下，进了这家工厂“实习”。虽说她学的计算机专业，不过那些民办职业学校学到的本领，不过是可以同时跟四五个人聊 QQ，打字速度还游刃有余。其他的，甚至基本的 Office 办公软件，都不太熟练。很多人都说 90 后不愿意吃苦，可我师傅就不是那样，她干活很麻利，也很勤奋。刚进厂时，为了尽快适应环境，经常加班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后来慢慢变成八点，周日也需要去工厂看看，改一下白板什么的。工资不高，刚开始 1800，到快离职时，也才 2400，老板觉得她刚进来时什么都不懂，给她机会学习和成长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

她离开这家工厂，跟主管有关系。师傅这个人，心直口快，有时甚至

没大没小的，对主管、厂长这些高管丝毫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敬畏。实际上她去年底就提出离职了，到我进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半年了，厂里一直没让她走，因为要招到工资那么低又愿意加班的人很不容易。真正让厂里决定放她走，源于她跟主管、厂长的一次吵架。那次主管让她写几张罚款单，她写了两三张后，发现里面有她妈妈的名字，就去问了下为什么，主管说她妈妈把报表写错了。师傅说报表写错了这很正常啊，他们之前写报表都是那样写的，你觉得有问题，就开会说两次啊，不行再罚款。主管说已经说过了，非罚不可。师傅说，要罚你自己写，我不写。主管生气，骂了她几句，师傅就跟他对骂。厂长进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师傅骂了一顿，说她眼里没有上级，跟主管吵架，主管的面子往哪儿搁？师傅解释原因，厂长就开始跳脚：“你不服从安排，还好意思在这儿跟主管吵架，不想做就走人！”后来厂长跟人事部打了招呼，赶紧招人！

后来，我就以试用期 2500 元的价格，卖给了这家工厂，每天 8 小时，一周上 6 天。入职时，人事经理再三叮嘱我：“我们厂工资是保密的，你不要告诉其他人，尤其不要告诉阿文（我师傅），她在这里做了一年多，工资还没有你高，她知道了会心里不平衡的”。不过我还是告诉师傅了，

她的确很不平衡，愤愤地说：“妈的，我在这里累死累活，干了一年多，还不如一个刚进来的人工资高！”不过还好她对我并没有厌恶和憎恨，反而更加卖力地教我，这样就可以尽快摆脱这个破厂了。

“师傅”带了我一个星期后，就在人事部牛经理的“劝说”下提前离职了——最开始是劝师傅签了“工作移交单”，还安慰我：“签了单不代表要马上走嘛，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问她”。第二天师傅兴匆匆地对我说，牛经理批她马上离职了，还转告我：“有什么不懂的，直接来问我就行，边做边学嘛”。工厂就是这样，虽然知道将来未必找到更好的厂，但快要离职时，都有种过节般的喜悦，似乎终于逃脱了牢笼（后来我离职的时候，牛经理自然也是同样的办法，开始说“教会再走”，后来又使劲问

我，教的怎么样了，我为了早点走，自然不停点头：“还不错，学得挺快的”）。

师傅总算如愿以偿了。结工资的当天，买了火车票去四川看男朋友。她说想跟他在那边一起工作，业余看书准备自考，学历高点更好找工作。不过，没过多久，师傅又回来了。一个多月不见，她风采依旧，走到车间里逢人就嘻嘻哈哈地说上两句。不过明显感觉她“沉稳”了许多。我问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她说是老板给她打电话“请”她回来的，说在这儿做了这么久大家都习惯了，也有感情了。她妈妈和亲戚都在这里做，有点抹不开面子，就回来了。我问她有没有加工资，她说没谈工资，不知道会给多少。我感慨了句：“谈感情，伤钱啊！”。回来后第一次领工资，师傅领了两千六。



小杨二十五岁了，该结婚了，家里一直在催他找女朋友。他是一个电焊工，在深圳与钢铁打交道的行业很难碰到女孩子。更不必说碰到一个知心可靠的同乡女孩做女朋友了。

他很讨厌电焊这个工作，前年辞职了，进电子厂并交了个女朋友。是同一个地方的，半年后就一起回家按

家乡的风俗订了亲。在家玩了一个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个人又想出来打工攒钱。

小杨嫌电子厂工资不高，重操旧业，回深圳原来干过的厂干电焊。他女朋友家里比较保守，认为两个娃还没结婚不应该呆在一起，就让她去苏州她表姐那里打工。一来有人照应，二来那边工厂加班更多，工资更高些。于是两人约定再干一年，年底回去结婚，就这样匆匆分开了。

小杨托以前的同事给领导说了些好话。好在他在厂里的表现还不错，就顺利地回到原来的岗位上了。这是 2011 年的事了。这一年深圳最低工资从 7 月 1 日起加到了 1320 元。媒体宣布这一消息后，周围的出租房就开始涨价了，外面餐馆里的饭菜也开始加价了。5 月份，工厂里接不到单，开始限制加班。除了极个别在领导心目中有份量的员工多少有加班以外，很多入职一两年的新员工接连几个月只领取基本工资。有的部门采用调休的方式来节约工时，因为工时效率牵连到管理干部的当月奖金，所以他们也会千方百计避免加班。直到 8 月的发薪日临近了，厂里才公告出来新的薪资计算方式。员工每人加津贴 200 元，干部加在奖金里面。厂里依然是淡季，增加的二百块钱基本和房租、食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增加的开支相抵消。



8 月底，部门主管召集大家开了个会，吹风说提高实效（效率）百分之二十五，到月底完不成的人按比例降当月技术奖金。因为派工不足，9 月发工资真的扣了一部分人的技术奖金。大家心里很不平衡，明知技术奖金和产量没有关系，是厂里没事做，又不是员工不干活。因为没有人出头去找厂领导讲理，所以就被扣了。小杨也被扣了，进厂半年了每个月就发不到两千块，根本没攒到钱，心里很着急，眼看约定回家结婚的时间没几个月了。

10 月的时候，厂里一点点忙起来了。先是每天八小时生产排得满满的。因为达不到时效要扣奖金，所以大家都在积极找事做，谁也不敢松懈。后来晚上加班的人多了，周六也安排加班，每天从早忙到晚，回到宿舍小杨就累得不想动了。搁在没涨产量之前，完成生产任务还是比较轻松，现在八个小时做十个小时的产量，十个小时做十二、三个小时的事，而且还是硬性任务，能不累吗？不

过，想到年底结婚要花几万块，小杨感到累一点也值了，就这样做着甜蜜的梦睡着了！

小杨很好面子，总认为自己是技工，应该比普通工收入高，没想到去年厂里的淡季来得早，时间长，控制加班特别严。领导每天开会总是说下下月有二十几万订单，到时候忙不过来还要大量超时加班。为了迷惑大家，人事部每周两次招工，每次一百多地大量招人，看起来是真的有单做。他一直等着月薪三四千块的时候快来，也好给在苏州的女朋友炫耀一下。可是剩下一个多月就快要过年了，工资才刚超出了三千，因为厂里严格限制超时加班，不像往年，不超时加班会延误出货日期。

已经是 2012 年了，小杨再也沒心情上班了。结婚日子不能拖，自己二十五岁了，钱虽然没赚到，过了年还可以继续打工慢慢攒。他去向领导请婚假，领导嫌他讲得晚了，要他往后拖一个月。原因是春节回家的人太多，同一时段只能放三个人的假。小杨一听就晕了，结婚是两家人的事情，牵扯的重要人物很多，时间不是他一个人说改就能改的。那阵子，小杨愁得见了熟人就数说，可谁也帮不了他。最后他决定日子临近的时候来个急辞工。

小杨就这样第二次从这个厂离开了。

半个月前我从家乡回来上班，再次见到了小杨已是 8 月 20 号了。寒暄之后，得知他跟女朋友吹了。原因是两家人了解太少，在婚礼习俗方面沟通有难度。婚没结成，所以不好意思回来上班。家乡的年轻人都外出谋生了，父母托媒人重新牵线，可就是连一个女主角也没见到。家里工资更低，且工作还要熟人介绍。干了几个月短工他又耐不住，南下深圳了。

今年深圳最低工资又加了 180，但同样被价格不断上涨的房租水电、食品日用品所抵消。工厂效益普遍都差，很少看见有赶货招工的。大部分工友基本上每个月的收入全用在了深圳。有些有家庭负担的人吃起了老本，好多工友放长假，无奈辞职回乡了。大型商场好多商家支持不下去退场了。瓜果蔬菜价格翻了几乎一倍。

大热的天，小杨找了几天工作，最后还是只有再进我们这家厂。

厂里虽然将要搬迁到江西去，但还是大量在招工，同时离厂的人每天在排队。除了劳务派遣工以外，厂里特别希望离职老工人再入职。小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一次进厂的。刚进来那十几天厂里很忙，每天都加班。也就是因为这个，小杨以为旺季来了，他也好借机会攒些钱了，所以兴致很高。

8 月初他进厂，20 号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们部门每天都有人在加班，

他只是偶尔加两个小时。每天开会的时候，领导总说下个月有二十万订单，让没安排加班的人理解一下。总是那几个不加班的人——包括小杨——不怎么满意也不好意思说啥。他满以为这二十万订单很快就派工下来了，到时天天超时也忙不过来，所以不让加班他也没怎么多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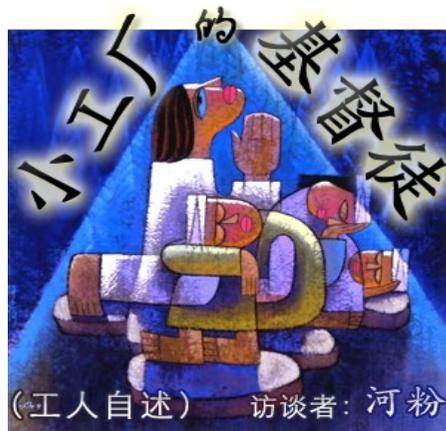
25号这天，领导宣布“因某型号产品日后生产计划在另一个兄弟单位账面上。我们的工时要严格压缩，为了时效达标，今后严禁加班。”听了这话，人人都像泄气的皮球。这预示我们下个月又只能拿不到两千块的基本工资。无奈还是无奈。从3月到现在七个月没有积蓄了，每个人都哀声叹气的下班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有名老员工拿张纸登记人员姓名，说晚上要去聚餐。我以为谁又有啥喜事，所以没多问，只是时间不方便所以没去。第三天早会，领导就不指名说某某人第三次进厂有多难，他从中说了好多话，并打了保证，可是他不讲义气，不到一个月就要辞职，分明是让他难看。我发现小杨脸红了，把头再低了低，让前面的人挡住领导的那张向来不好看的脸。

我才知道小杨又辞工了，谁都知道这很无奈的。留下来吧？他每个月不到两千块的收入勉强够他这种单身男人维持生活，离他的人生目标相

差太远了。一块辞职的还有另一个进厂刚半年的大小伙子，他说他这半年的工资不够花。在这里干的时间越久，陷得越深，辞职损失越大。我知道他是说很多老员工在深圳买了社保，还不够15年，还没条件转回家乡。厂里将要搬迁了，不去的人按法律规定有经济补偿金，主动辞职是厂里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那样厂里就不用赔钱了。所以老员工还想坚持到搬厂的那一天。

8月28日早，小杨他们在厂门口排队办离职手续……而厂门口的另一侧，有一队人正迎着朝阳准备进厂。



我待过的国企亏损发不下工资，被迫下岗。后来待过几个私企，其中某厂老板是基督徒，还在职工中大力传教。厂内日常祷告活动由老板主持，也曾邀请所谓“美籍”传教者专门进厂与教众见面，是否真是外籍人士，不得而知。入教者大概占全厂职工半数左右，不过我厂是小单位。我日常上班接触的周围信众，男少女多且年龄不一；有十几岁的，也有五六十岁的。按照我的观察判断，老板大概属于“家庭教会”。要求信众固定时间祷告，发放相关小物件，宗教张贴画之类的是常事。平常说话要求从教义出发，要以教徒标准约束自身言行。对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不公开禁止教徒过节，但明确不赞同，千方百计引导信徒放弃民族节日。

有一次，老板委托某“国际背景”

的传教者带领职工组团度假稍带学英语。因为许诺一切免费，我们非教徒也跟着去了。在一个度假村吃喝游玩数日，待遇不错。对我这样的打工仔，在度假村免费玩几天，感觉太爽了，这种爽的感觉至今还记得呢。玩了几天，就组织观看传教类电影资料，看完分组讨论。我立即觉得不对头，推说突然不舒服，硬躲开了。当时也没什么，但老板看我不是发展对象，开始给穿小鞋。职工开会时，老板反复说你这不对那不好，哪怕有些教徒远不如你，他也不责备，相反还可能说“兄弟姐妹”做得好。我感觉老板保留信徒作为可靠的长期工，我们这种就想办法排挤，气都能把你气走。

厂内工作环境、技术安全等等方面都很差，老板并不操心改善。吃饭管饱不管好，工资待遇差得你不想干。其实，入教者可能根本不信，只为了一点点可怜的好处，敷衍老板。平时没人提“信主”的话题。老板不在的时候，我等非教徒工人拿信教的事互相打趣，但也不敢明确反对，对教徒们表示理解。当着老板的面，职工说彼此是兄弟姐妹。但我们拿他们这档事开玩笑，他们也不生气。

老板对发放物质实惠很吝啬，三餐就一小片方便面，我也跟着吃过。听说有的年老信徒得过一些额外补助，不是现金，而是打折或免费优惠，

听说有的优惠至少千元以上。但总体上，教徒与非教徒的待遇没差别。要是真能给信教工人大大的、永久的好处，老板他们不真成上帝了！很多职工也不信，我感觉他们主要是为保饭碗而充当跟班，像我这样不妥协的，

早晚走人。基督教有个“原罪论”，有的原因企业职工就说“我谢什么罪，我又没贪污腐败”，这话老板就不爱听。教徒职工私下也对待遇有怨言，但肯定没我们非教徒强烈直接。后来我辞职了，他们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我们公司 A 分厂的青年团契<sup>1</sup>，一般都在公司内举办活动，由厂方提供场地和资金，“员工关怀”。一般情况下，都是公司内部的人来布道（每周五），但每周日上午的礼拜，会有“三自爱国”教会的牧师来带大家做礼拜。据工人说，在 B 分厂，公司出钱建了一个教堂，可容纳 3000 人每周日上午做礼拜。现在由于信教的人数太多，正在建第二个教堂。据说，总部还敦促我们这边要“加油”传教呢。

<sup>1</sup> 团契：即伙伴关系，源自基督教经文中的“相交”一词，意思是相互交往和建立关系，现在常用作基督教聚会的名称。

厂内教会还有别的组织形式。比如，因为外籍员工较多，每周三有外国人的英语团契，但也会以“学英语”的名义邀请中国工人参加。一般情况下，普工是不会去英语团契的，即使去一次尝尝鲜，一般也不会再去。

除了上面说的活动，还有一些私下的学习，我没参加过，不大了解，只知道这种学习小组会针对普工轮班制进行灵活把握，让相同班别的工人一起学习，由教会骨干带领学习。

公司青年团契的骨干成员，以附近学校的教师为主。由于轮班的原因，普通工人每隔两周才能参加两次教会活动（因为上二休二），女工为主。信徒中，普工的年龄一般在 20 岁左右，教师的年龄一般在 30 岁左右，工程师（高校毕业，基本都是男性）参加教会活动的较少。附近一些厂的工人，也会到我公司来参加活动，因为外面“不安全”。他们说，外面对家庭教会的各种团契都有打压，“我们能够在这里很安全地聚会，要感谢主的恩典”。我接触过一些参加过教会活动的普工，她们算是在工

人中比较有理想抱负的，热爱学习和思考人生、信仰这些问题（大多数工人是不看书的，业余生活纯娱乐化）。

普工入职后，厂方会以“员工关怀”名义给新来的普工发放礼物，在礼物中有教会活动的宣传折页。听 B 分厂来的工人说，那边的 CEO 给全体员工开大会的时候，常常先讲一段经文，告诉大家“我们都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还说“公司可能没法给予你最好的物质条件，但我希望你们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信仰，因为那个比奖金更重要”，诸如此类的话。不过在北京这边，好像没听说过哪位主管在开大会的时候公开传教的。

厂里的“布道人”传教时基本不谈厂里的事，但私下沟通和小组交流时，也会涉及这方面。因为在我们厂里，“员工关怀”和“教会活动”基本是不分家的，公司的心理咨询师也都是基督徒。由于教会骨干中有普工（就两三个吧），当我们提到工作的话题和对工厂的抱怨，一般是由她们以“共患难”者的身份来开导。对新来的员工，她们也会说明这里的工作很辛苦，工资待遇不高，但是会提及发展前景之类的，“只要好好干，会成功的”。

工人信徒在宿舍主动传教的情况比较普遍。一般工人觉得教徒有点“怪怪的”，但还是会保持工作和生活交流。她们尊重信教工人的信仰，

只是觉得“那个是外国人的信仰，我们中国人不该信这个”。如果有的信徒总是传教，大家就会跟她保持距离。我一度每周五都参加教会活动，周围有很多人嘱咐我要当心，说这是“洗脑”，如果我不信的话最好别掺合。

所以，工人信徒和不信教的工人一般不会成为特别要好的朋友，信教工人之间自然形成了一个朋友圈子。很多教徒跟我说，她们早就想辞工了，就是舍不得教会才留下来的，担心去了别的地方（回老家或者到了别的公司）就没有这样的活动了。

公司的管理层基本都信教，但对信教工人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态度，不会因为信教而优先提拔的。关于绩效或者是否提级，还要看工人的工作表现。有时候，教徒工人也会被线长和课长训话，不过教徒的态度会平和些，不像其他工人那样抱怨。





# 谢饭歌

· 达威一派



珠三角S市有个开了很久的台资塑胶丝花厂，专做出口的塑胶花果，员工600多人，工资计件包吃住。这厂的老板是天主教徒，很早就在厂里设了生活部，不过不管吃喝拉撒（那些事归行政部），而是负责了解厂内员工思想、抚慰心灵，统称“员工关怀”。生活部主任姓赖，三十多岁，长得挺周正，美中不足的是嘴特别宽，仰头讲话的时候，有点像个蛤蟆。

虽然老板和全体高管都是教徒，不过厂里的“员工关怀”还是很注意变通的。赖主任的办公室挂着“神爱世人”的横幅，但他的业务不是发展“主”的信徒，而是引导员工自律、奉献。为了配合生活部，车间里贴着大标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逢传统节日，老板会请全体员工吃饭，给某些老员工发“超产奖金”。车间里管的挺严，但基本不罚款。不过犯错的员工要写检讨书，还要在唱

谢饭歌之前当众念，请求老板和同事宽恕。老板喜欢说“我到大陆来，也是为了发展经济”，言外之意，钱对他不是最重要的。

除了有人诉苦要倾听以外，生活部每周六还举办“素质提升班”（大家轮流参加）。赖主任学过心理学，口才不错，除了开口闭口“兄弟姐妹”，并不拘泥于基督教“圣经”的内容。在提升班上，有时他讲“公司与员工，是资本与人才的互利结合”，有时他讲跳槽的坏处：“跳来跳去攒不下钱，不能孝敬父母”。更多时候，他讲“养成高效的做事习惯，一生都比别人做的事量多而质优，等于延长寿命，这比秦始皇求仙药聪明多了”，或者讲“功在人后，事在人先，行为好坏，因果报应”，这时他那副高深莫测的表情，简直像庙里算卦的和尚。



赖主任的心灵辅导有多大效果呢？难说。就说这个素质提升班吧，虽然听课期间底薪照发，那些三四十岁的大姐还是惦记着快点回去上班。这些大姐十分精明，本小组谁少加了一天班，谁多请了两个小时假，都积极举报，加班费少了两块钱，都跟生产文员吵得脸红脖子粗。如果货多的话，她们一般提前上班、延迟下班。这样拼死拼活一个月下来，能有两千多块，个别人有三千多块。厂里的活儿又脏又重，收入一般，只有年纪大、不好找工作的人才长期留在厂里。一来二去，这个厂的老员工特别多，据说还有做了25年的！

除了兄弟姐妹的称呼，“员工关怀”中另一处有基督教色彩的地方，就是每天午餐必唱的谢饭歌。打过了饭，大家各自在桌前坐好，赖主任站在前面打拍子，领唱“感谢天父，保佑平安，养我肉体，赐我一餐；更赐灵粮，心灵强健。敬虔为人，讨主喜

欢——阿门！”每到这个时候，有人一本正经地唱，有人呜呜噜噜，有人似乎唱的是另外什么词。只要员工跟着唱，马马虎虎过得去就行了。

09年以来，行情不好，厂里开始减单价。谁挣得多些，就给她扣掉几十块，后来发展到每个人都要扣一点，但从不超过50块。国庆节前订单较多，九月份只休息了三天，有的人带饭到工厂，中午吃了饭也不休息，继续干活。为了赶货，生活部的活动也停了，只有餐前谢饭照唱不误。

国庆前一天，是领工资的日子。一大早工人拿到“粮单”，发现这次工价减的离谱，尤其是金粉和水果两道工序。金粉工序有四五个人应该是四千块，给减掉一千多，还剩两千多。水果工序更倒霉，本来只有两千多，减掉后只剩一千多，有两个工友分别只剩一千二和一千三。浸浆和盆仔工序的钱不多，没怎么减。领班工资包括员工工资总额的提成，所以也下降了。这下麻烦大了。

刚从别处回办公室的生产主管，被一群大姐缠住了，工人纷纷说自己被减了多少多少，主管要工人去找财务部。他们正说着，男工居多的水果工序工人去写字楼找管理了，大姐们纷纷跟着过去了。工资没受太大影响的工人，时而谈论几句，都认为工厂太过分。



一百多个工人到了写字楼，没敢进办公室，在过道里或站或坐。隔着玻璃门，职员们照常办公。过了一会，几个背包的台湾高管从另一侧慢慢走进了财务部办公室，其中一个老板弟弟（公司副总）。坐着的工友都站了起来，目光随着老板弟弟的背包而移动。但是那几个高管并没有要跟工友交代的意思。一门之隔，里面是吹着空调的职员和管理，外面是又热又气的工人。过了一会，一个喷油女工冲了进去，拿着工资单跟两个管理理论。有一个管理看了她的工资单，就说“有两千多也够了嘛，还想怎样？”那女工要求把工资补回来，最后人家没给明确答复，她就回来了。

到了中午，饭堂就乱了。只听歌声起处，有直着脖子叫的，有咧嘴笑的，几个男工唱的特别“响亮”，可谁也听不清在唱啥。赖主任几次打着拍子想整顿秩序，没人听他说话。直到最末两个字“阿——门”，却骤然清楚了：那几个男工分明唱的是“妈——的！”，而且声调拖得很长……

过了五分钟，老板弟弟就来饭堂了，可能是因为听说有人唱歌捣乱。但是那些大姐先把他围住了。老板弟弟最后说，要查清楚工资是怎么算的，一周内给工人回复，“大家先领工资”。国庆前厂里没有特别急的订单，所以虽然一百多人上午没干活，厂里并没什么损失。再说国庆放假，

很多工人要花钱，工资领了之后，很多事就难说了。结果，金粉、水果和喷油三个工序的几十个工人下午继续罢工，其他人回车间了。晚上下班时，到底还有14个工人没有领工资。

国庆过后第一天，老板从台湾总部过来了。厂里贴出通告，补了大部分削减的工资，据说领班的工资全给补了。中午，老板和全体高管在饭堂与大家唱了两遍谢饭歌，这次所有人都很老实，赖主任打拍子也格外认真。另外，水果工序开除了一个在厕所抽烟的男工。

从国庆到春节，厂里没再减工价。



埃·左拉：《萌芽》插图

## 我的临时工生活(之二)

· 山东二妮



周二大家去了胜通印刷厂。胜通的活更累了，但拼死拼活的干，工资比其他中介的工资要多。两位第一次来这里干的朋友真的累坏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一位男孩说下辈子都不来胜通干活，太累了！这位朋友是在机子上搬书，只要机子一开，他就得不时的搬书，不管书本有多重。

其实周二在胜通的时候我最惨，刚好遇到来月经，而且是严重的痛经。上午的时候整个人真得是死了半截了，一会冒虚汗，一会发冷。这种情况下还要拼死拼活的干，当时真想离开，可是我还是坚持了。原因：这样离开太不值了！重要的是脑子里一直都闪着前两天临时工车祸的事情，跟死去的和重伤的临时工相比，我这点痛根本算不上什么。为了分散自己的疼痛，我只能不停地往肚子里灌热水，死劲的干活。就这样自己真的忘记了疼痛，身体暂时被工作麻木了，

可心里真的好想哭，却欲哭无泪，搞得我自己精神都有些失常了，幸运的是下午好多了……

周三我坚持去胜通，因为习惯了胜通的紧张生活。胜通是多劳多得的方式，所以很多临时工朋友都喜欢跟老临工、干活快的临时工一组。我刚开始的那组基本上都是能手，但有一组大部分人是新临时工，所以组长要调人，在我这组转了好几回，想调我们组的能人，可大家都不愿意调走。看着组长很为难，我就主动跟她走了，在新人比较多的那组干了一天。节奏是比能人多的那组要慢。我们组的台长和组长都很着急。为了能达到百分百，吃完晚饭大家真的拼命了，干得我又一次麻木了（搞得我晚上睡觉时右手明显有种装书的举动），可结果还是没能达到百分百，所以只能拿七十块钱！

以前在胜通下班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哪个台达标了（百分之八十达标），慢慢地大家从关心达标变成关心超标，而现在大家最关心哪个组达到百分之百。之前说过胜通是多劳动得，达标、超标、达到百分百等工资是不一样的，不过工资也就相差还不到十块钱（周三这次相差五块钱而已）。要想得到这个差别，就得拼命地干活。周三因为没达到百分百，一位老临时工大姐真的是生气了，用她的话说：“我真的生气了，都是一样

累死累活干了一天，结果就少拿了五块钱。”我们台长，一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气得连工资都不要。台长生气不是因为没拿到五块钱，而是因为面子上过不去。

在后来的路上，中介的代表向大家宣布了好消息：从周四（8月18日到8月21日），达到百分百的能拿到82元，百分之九十的能拿到75元，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是65元（大家都觉得这个环节的钱太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下的再说！其实我挺反感这条规定的。就拿我周三干活的那组来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就差百分之二就能拿75元，最后我们只能拿了70元。为了几块钱拼命，值得吗？而工厂就是这样给员工甜头，但甜头少得可怜。重要的是员工不拼命的话，连那少得可怜的甜头都得不到！

个人插曲：因为太潮湿了，感觉周三应该不会下雨，早上临走之前把我的被子、垫子等都拿下去晒晒。可惜的是到了下午，天空下起了毛毛雨。用中介代表的话说：“今天的雨下得很有诗情画意的味道！”我是没那个心，因为被子垫子都在外面呢，估计是完蛋了。“晚上要怎么睡觉呢？”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发愁，确定这个问题已经得不到解决后，就想：大不了直接睡木板床，比当年在北影睡公园好得多了！不过我曾经有被褥

放到一位朋友那儿，可以先拿回去用。当时我一个人低着腰，背着沉重的被褥从朋友家走向自己住的地方。原本累了一天的胳膊，背了十多分钟的被褥后，要么没办法把胳膊挽起来，要么不能伸直。当时突然感觉一个人在外面真是太难了，也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交不同的朋友，哪怕是特别不靠谱的朋友！当我辛辛苦苦地回到住处后，院子里比较要好的女孩帮忙把被子垫子收起来，当时心里真的特别感动。其实我一直都想跟院子里的朋友打好关系，只是一直都没机会。这次去的时候有意跟他们搭话，突然间发现院子里的人除了我们俩以外，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而这些人跟房东的关系也比较好，在这方面我们要加油了，毕竟都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是应该搞搞关系……



之二：流水线上

· 山东二妮

要低调，努力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当你真正有麻烦时，没有多少人愿意帮助你。不是现实残酷，是谁都不容易！

- 四位女工友为了省钱，合租了一间只有一张稍微大点床的房子。还好这四位女工友两个人一个班（白班和夜班），也会遇到一起的时候，一张床很难睡四个人，因此有两个人会去网吧上网，第二天再回来睡觉。这些在家是个宝的孩子，在外面只能这样过着……
- 其实集体生活挺好的，但集体生活会存在很多矛盾，毕竟一个人单独过日和跟很多人一起过日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要做的不是逃离，而是承认并面对矛盾，处理矛盾……
- 一位工友的辞职书：“工厂的活又累、又脏、工资又低、吃得也不好！领导看了之后，让工友重新写，就说家里有急事。领导让员工如实写辞职原因，员工如实写了，结果却要重新写，这是为什么呢？”
- 早上一位工友（男孩）穿工作服上厕所被厂子里的大人物发现，结果被开除了。男孩很郁闷地离开了。被大人物抓住的机会比较少，这男孩真够倒霉的。面对男孩的离开，其他工友好像无所谓。我不想说其
- 第一次进入工厂感觉很稀奇，也很兴奋。接下来一周之内，感觉很累，尤其在站着干活的工厂，脚很难适应。一个月后，就适应了工厂的生活，时间长了就没知觉了……
- 早上一位工友生病了，非常的难受，但工友还是坚持上了一天的班。不是工友舍不得钱，而是请假真得很麻烦，要去医院开病假条，还要找班长批，好像还得找科长。估计假没批下，人先折腾死了。唉！多注意身体吧！
- 一天下班后，因为无聊，就在车间门口大吼了两声。结果不用说了，被领导数落了一顿。有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在现实中讨生活，必须要低调，可有时候自己真得很能得瑟，所以我总是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

他工友多冷漠，只是习惯了身边的人离开。再说了，这边不是还有很多厂子嘛！

-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多么豪迈的一句话，其实挺无奈的……
- 一位工友突然很严肃地说：“我想明白了！”我很好奇，便问你想明白什么了？工友说：“我们家只有我和妹妹，没男孩，别人都看不起我们，还欺负我们，就连我奶奶都看不起我们。如果以后谁敢欺负我家人，我就拿刀子捅他。”我说：“我们自己看得起自己就够了。”这句话说得一点底气都没有，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 早上一边唱歌一边干活，不知道班长什么时候出现的。要不是对面的工友偷偷踢了我一脚，我就完蛋了。还好班长没有训人。在工厂上班没多少自由，但这对于总是由着自己性子做事的我来说算得上是件好事！
- 马上就要下班了，一位工友唱到“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另外两位工友马上附和“不开，不开就不开，妈妈不回来，睡觉也不开！”工友们经常快乐地对歌，特别有默契，特别开心，基本上没有可怜巴巴……
- 一层骂一层。比如：老板有钱，属

于最高层，他可以随意辱骂他下面的任何一层人（如果说老板很少辱骂最底层的员工，那是因为他很少接触到他们）；而被骂的人又得去骂他手下最近的一层，就这样一层骂一层，直到最低层的人，没人可骂了，为了生活只能忍气吞声了！

- 领导们讲话不是感谢就是祝贺，当然最近多了些道歉，面对领导的讲话，员工统一要做的就是——鼓掌！
- 今天董事长要来车间，所以各个部门都在搞卫生，一遍又一遍地。可惜最后董事长没来。如果明天董事长还要来的话，估计还会像今天一样搞卫生！不管是领导还是官员，他们的到来总是给下面的人带来很多麻烦事情……



《何处是家》

[意大利]阿·巴尔地尼



访谈者：  
向日葵

老李，河北人，家中一女一儿。他和孩子现在都是非农户口，所以孩子能在县城上学。如果是农业户口，只能在教育质量不好的村子里上学。不过老李说，现在县城老师的水平也不行。

80年代，县里办了十多个厂，有化肥、水泥、啤酒厂，后来全倒闭了，就剩一个机械厂。化肥厂办厂时曾经叫工人集资，厂子不行了，也没人去要集资款。其他倒闭的厂子的工人，有时过节前没钱了，就跑到政府门前去要。政府就发一两百元，让他们回家过节。

老李87年开始在县里的啤酒厂工作，做发酵工序。一个月31块钱，一年以后涨到43块钱。但是这点钱不够吃饭，厂里工人要求涨工资，厂里答应“慢慢涨”。厂子成立的时候，要每个想进厂的职工出5000元集资款，其实就是花钱买工作。当时说好5000元借3年还5年利息，借5年还7年利息。到了第3年，厂里没钱还，

就用给集资人办非农户口的办法，抵作欠款的利息和本金。工人只能同意。要么就卖掉集资权，让别人去换成非农户口。2002年起，厂子一直没交养老保险，老李自己累计交了9000块钱。

老李说，当时虽然是在集体企业里干活，但也没有什么国家、集体财产的概念。就是以为当了工人就有退休金，不用种地了。那时候能当工人还挺自豪的，找对象也容易。厂里没什么福利，劳保就是发点手套洗衣粉。厂里有个工会，有的工人就工资一类的事找过工会，工会说管不了，得找厂长。工会干部都是厂长的熟人，都是闲差，不用做什么事。很多工人一边种地，一边在厂里上班，大家都是一个县的老乡，关系不错。但是厂里挣得太少了，所以后来纷纷出来打工。从厂里出来以后，只有两个工友走后门进了其它啤酒厂，剩下的人没有关系的都改行了。

2000年从家里出来做建筑工，家里的地让给亲戚种，不收租金。现在村里面有做出口的地毯厂。老李的媳妇给地毯厂做计件，一个月挣200多块钱。

老家信教的人有不少，大都是中老年人。有时会有自称是“正规教派”的人上门传教。不过老李不怎么关心这些。他说：“我现在就信钞票，攒钱让孩子上学，能受教育，有个好环境。”



# 王大哥的十年建筑工生活

访谈者: 郝仁

王大哥今年45岁，是一个沉稳干练、谈吐亲切的大哥。他从89年高中毕业来到福建省×市，做了十年建筑工人，后来当了“游击队”，接着跟人合伙搞户外招牌、广告。

## 初到×市

89年我高中毕业，一个做建筑包工的亲戚看我很能干活，说工地人手不够，问我要不要去，我就跟着他来到了×市。

刚开始时跟着他们做杂工，后来又让我带班。杂工就是纯粹的苦力，挖土方、挖地基、用板车拉土、挖水沟等，是工地上最苦最累的工作。那时机器比较少用，只有在打大基础时用到挖掘机；小基础的都是手挖的。

我们建的是邮电局的附属楼，只有三四层。水沟、排污沟都是人工挖，挖出来的土用平板车推走。赶进度时大批作业才有机器。

那时工资很低，一天6.5元，一个月工资不到两百块钱。干杂工要每天干10个小时才能算一天，5个小时只能算半天。经常加班，但是没有加班费的说法，都是折算成天数，例如加5个小时就算半天工。晚上如果加班，可能补点“点心费”，一块钱的样子。

## 转型

九几年的时候，建筑公司属于国家或集体的，施工员、项目经理和包工头很赚钱。那时包工头拿钱要经过施工员的签字，再找建筑公司要钱，通过施工队报上去。但经常虚报帐目，例如干一千个工要领两千个工的工资，买一张桌子要报两张，这就需要给施工员行贿。

我在做的时候是×市第一建筑公司，当时×市有一建、二建、三建……当时施工队是管理一个公司。施工队有人手，是属于第一建筑公司的合同工，有养老金，工作又轻松，拿钱又多。但是人很少，人手都不够，大部分要招农民工。这就需要施工队的经理和队长去找包工头，包工头去招人来干活，包工头给我们延长时问。包工头要给施工员送钱送礼，请

客吃饭，搞好关系。当时比较简单，也就拿些家里的土鸡、土鸭给施工队长，请对方吃饭等。到后面是直接给钱，拿少会生气。

后来比较规范了，包工头没那么好赚了。现在的公司是把项目承包给施工队，钱是施工队的，花多少都是施工队在管，包工队赚的钱就没那么多了。

在工地上做了十多年，一直跟着亲戚做。亲戚拿工资是和施工队结算，这个月干多少工，干零活。干多少包工，算多少钱，比如工人的总工资是1000块，他报1500元，他多报点，可以自己多拿点。现在都很少算工时了，都是一个项目包给你，总共那么多钱，做得快赚得多，做得慢赚得少。



后来我无意中学会了电焊。当时有一个建筑工地的朋友在做电焊，就去旁边看，等他们吃饭、休息时自己操作一下。后面就跟他们去做电焊，搞包工“游击队”。做一单跑一个地方。自己去找单做。那时×市流行做铁窗，铁门。我跟人家做帮工，学会后做电焊的员工。到建好的房子或者私人住宅去做工。“游击队”的时候，要很多天才能接到单做。做工的时候就要天天做，想休息要盼望下雨天。

## 合伙“创业”

九几年出来的时候，工厂都还不好进去。当时去宏泰面试，人家问会不会技术、有没有做过等，我说没有。后来登记了，人家说到时候通知你，我就知道进不去。湖里工业区也有找过。去找工作的时候，保安都看到你找工作的样子，就摆手说出去出去、没有没有。保安看到你都很生气，他们被很多人问得烦了，不想理你。

就这样，一直没有机会进厂，就只好呆在工地上，感觉飘到哪里算哪里。我一直在做杂工，杂工挣钱少，也去做过搭钢管架的活（工资比较高）。这个活要有体力和技术，高空作业比较危险。钢管比较长，没掌握好平衡不小心会把人带下去。泥水师傅、外墙防护、架子工都算技术活，差不多工资高过一般普工将近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除了比较危险，也

需要有机会去学习。

现在做这个广告设计才三四年，跟一个租有店面的朋友合作搞户外广告。我主要跑外面，负责广告安装；朋友负责拉单、广告设计等。感觉两个人合作还是比较好的，风险小。近几年人工费提高了，但做广告的单价没有提上去。工人的日工资一般150元以上，一般是自己在做，有时临时叫上四五个人，互相帮忙。

自己搞一个店面要具备条件，一是要人手，二是接的单不多，感觉不划算。这样跟人合伙就好些，一年收入大约有五六万块，比以前轻松点。以前在工地上一个月两千多块，顶多一年一两万；现在可以自负盈亏，还可以休息多点。老婆还在工厂上班。现在住的房子是以前第一建筑公司的。以前公司是集体的，私人包工头赚钱，国家亏本。现在国家的政策是要求这类公司从国营变成股份制，几个老板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了。现在公司倒闭了，但事情还没处理完，我就住在那边帮他们看材料，守房子。一年可以省下四五千块的房租。

老婆生完孩子的时候，环境就好了，进厂比较容易。后来一直在工厂做。这几年工资变化很多，现在一个月有两千多块，一天10到12个小时，加班比较多。社保一个月七、八十，医保四、五十块。社保交的比例和×市本地人的不一样。社保就是形式，

对我们没什么用，例如医保虽然说是报销一部分，但自己也要花很多钱。以前看病就几块钱，现在单检查费就要花很多钱。我老婆43岁，交了3年社保。工厂上班时间长，十个厂有八个上班在10个小时以上。“游击队”比较自由一点，做了就有钱拿，比较有成就感。但我们和工厂上班的时间算起来差不多——虽说做一个广告花不了多少时间，但跑出去看场地、谈判的时间算上来也不少。如果按照时间摊下去，也是没有多少钱。不过在工厂没有这么自由，每天都得坐在那儿。

现在还没有考虑回家，因为人际网络都在×市，对这边也比较熟悉。到五六十岁了，想开店，不想一直爬梯子。



〔罗马尼亚〕科尔内利·亚丹茨  
安装工人



2011年6月，S市某港资电子厂的500多工人罢工三天。工人抗议生产定额太高、1100元的底薪低于S市最低工资标准（1320元），要求加底薪并补偿加班费。在罢工中，聚集在操场上的工人和厂方就谈判场所一事争执不下。厂方要求工人选代表，去6楼办公室谈判，工人的回答是：“不要进（办公室），有什么事当记者面解决”，或者去饭堂谈也可以。厂方倒是一脸诚意的样子，反复劝工人听话：“上面又有空调，不好吗，为什么非要站在这里呢。”工人不为所动，一口咬定“没必要上去，在哪里都可以解决问题”。最后，厂方在厂门口宣布把底薪提到法定最低标准（加了220元），不补加班费，罢工结束。

工人不去办公室谈判，公开讲的理由，是担心选出的代表被老板炒掉。但退一步说，就算代表的安全有保证，去老板的地盘（办公室、会客室）谈判，对工人来说也不是好主意。

老板和管理平时高高在上，工人是处处被管、说不上什么话的。一旦罢工，彼此的状态开始起变化：工人敢说话了，有出气的感觉，厂方令行禁止的老一套暂时行不通了，需要软硬兼施对付工人。这个时候，谈判地点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工人和老板在谈判中的状态。此外，老板是否愿意将就工人对谈判地点的选择，也是一个“风向标”：如果老板连这个都不同意，说明罢工的力度还没戳到他痛处。

这家港资厂罢工时，某管理埋怨工人猜疑心太重：“难道上去（谈），我们还拿着枪强迫你（让步）呀”。实际上，只要脱离罢工集体，工人代表关起门来跟厂里谈，就能感到一股从老板那边吹过来的杀气。同样在S市，几年前某玩具厂工人就搬迁补偿问题举行罢工。当时在谈判方式上，资方就给了工人这样一股杀气。某工人代表回忆说：“谈判的地方是在三楼，屋子很小，都靠墙坐着，过路的时候还要踮着脚。刚进去的时候觉得8个人很多，一进去就觉得8个人太少了。……监察、司法局、警察、劳动局（区和镇）、香港经理坐在一块，总共十二个人。他们留着一排空位给我们。门口还有一排警察。”总之，工人代表到了一个自己很陌生、对方则便于发号施令的地盘，官员、警察、老板与管理就很容易互相配合、制造

压力，让工人还没谈就在心理上落于下风。再加上资方拿手的威逼利诱，很容易让工人代表无原则妥协。

有些老板会以谈判为名，把工人代表叫到酒店茶楼，妄图用一顿饭打发劳资矛盾。以目前罢工工人的水平而言，回绝人情饭太难了，边吃饭边翻脸就更难了！所以，工人最好一开始就采取公事公办的彻底态度。有句老话，用在劳资关系上最合适：谈感情，伤钱啊！说白了，老板总是喜欢通过个别谈话（包括与一小群代表在办公室关起门来谈判）的方式，分化工人。正因为如此，不少工人在劳资纠纷中选择了所谓的“不个别接触战术”：坚持自己的集体利益主张，不与嘴巴里跑马的老板及助手（从管理到官员）打口水仗。本次罢工中，有工人表示“我们这样（跟厂里私下辩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说不过他”，所以要么去饭堂、操场一起谈，要么干脆不谈。在这些场所“一起谈”的好处，一方面，人多不怕厂里搞小动作分裂工人；另一方面，工人代表不

会轻易被厂方吓到，毕竟身后站着这么多工友，即使代表想妥协，也得顾及身后工友的情绪。这种做法，至少比被老板完全牵着鼻子走要好，缺陷是容易僵持。罢工一旦陷入僵持，就需要工人的耐心，如果坚持不下去，到头来容易让老板捡便宜。

怎么办呢？工人对谈判技巧的把握，是一个锻炼过程，无法指望天上掉下一群老练又可靠的工人代表。但在罢工集体走向成熟之前，需要把握好工人的基本武器：工厂生产，把已经开始的停产行动做得彻底、全面和坚决。说白了，如果工人没有戳到老板的痛处，就更不能幻想通过任何“技巧”让对方妥协。以本次港资电子厂罢工为例，由于工厂有存货，部分员工还在上班，三天罢工并没有让老板手忙脚乱，也就削弱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资本。从其他罢工的成功例子看，让老板在必须出货的时候无货可出，就可以大大加强罢工集体的力量。老板被戳得急了、跳了，那就是他开始考虑让步的时候。

上期谈到今年3月珠三角S市某日资电子厂近700名员工罢工，最后由上级官方工会介入，实行选举的事件。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罢工结果和工会成立后的一些情况。

## 社保风波

工人通过罢工争得了一些让步，例如：免去30元住宿费；厂方不得随便调班，如遇缺料需提前一天通知，才可用周末时间调班；三险一金改为五险一金。但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工会委员跟普工闹了矛盾。百分八九十的工人不愿补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首先因为工人自己要出一大笔钱（养老保险个人缴纳8%，住房公积金5%），其次，住房公积金对多数根本不在城市买房的工人没有什么意义，最后，社保“依照法律”扣缴，以全部工资即总收入而不是1500块的底薪为基数，这样，平均每人要补交好几千块，工人感到十分为难。

这是因为，罢工是由基层管理为了自身利益发动的。把诉求扩大到包含所有员工的利益，使罢工得到广泛基础，这在原则上并没有错。但他们提出诉求之前，既没有深入了解普工的需要，也未征求过工人的意见。并且在罢工过程中，基层管理在本位利益满足之后，往往更容易表现出妥协、动摇、调和倾向，甚至转头逼迫工人复工。尽管普工对资方的苛刻剥削怨恨不少，罢工期间工厂的打压与出尔反尔更激发了工人的斗志，但他们一直未能把握罢工的主导权。加上斗争所得太有限，特别是没能争取到每月增加200元生活费补助和100元

住房补贴，多数工人都不满意，甚至发出“员工闹不起来，罢工了也白罢”的牢骚。工会委员则辩称：这个“诉求太高”，资方负担不起。

直到公司就补缴社保问题进行调查，多数员工选择不补缴，工会委员才开始向员工了解，发现有如下原因：对政府将来的政策没有信心；需要用钱；不愿出钱；随大流，即大家都不愿交，我也不想交。对此，工会委员竟然“感到万分悲哀，难道这就是思想和觉悟都很高的新一代农民工吗？”但这仅仅表明，这位委员（原罢工积极份子）一直跟工人多么隔膜，对工人的具体需求多么不理解。

## 新工会都做些什么？

S市工会有意拿新工会树典型，不仅介入策划和指导，并且在选举过程中出钱支持。

尽管有选举受控制的传闻（“前几次选举中的票王却意外落选”，等等），但选出的委员中，仍有半数以上是罢工中的积极分子（主要是基层管理）。这些委员尽管没有经验，没有计划，对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有点茫然”，但一开始还挺有“激情”。官方工会的介入和支持，令他们不无幻想，以为“有了依靠”。

上级主要的举动如下：

- 进行工会干部培训、财务培训；
- 指导工会建立规章，审议各种内部



制度，提出下半年度工作计划等；  
 • 举办篮球赛，为重病女工搞募捐；  
 • 开设各种免费培训班和大专考试学习班（即市工会的“圆梦计划”）。

此外，当工会委员们在工作中感到资方压力，区工会就给他们打气，表态“帮助到底，直到工会正常运行”。

除了免费培训班颇受欢迎之外，普工们的总体反应是：“有没有工会都差不多”。

### 新工会对抗资方压迫的无力

O厂新工会由所谓直选产生。全总对工会直选早有设想与明确目标。2003年，广东省总工会某高官表示：工会民主直选不会产生劳资对抗……中国工会讲求“双赢”，衡量标准是看工会是否做到了“两个满意”，即职工和经营者都满意。八年过去了，“直选”的工会是否真能让老板和工人都满意？

和多数中国工人一样，罢工前，O厂工人基本不知有工会。罢工中工人支持改选工会，要求资方如有重大决定（裁员、减薪等等），都要与工会协商。但新工会表现出对完全无能改变资方的不合理做法，对其报复罢工积极分子的举动也不知所措。

官方的介入使工厂不便明目张胆地反对新工会，只得让它存在下去，同时经常借故生事，比如指责委员们花太多工作时间去搞工会的事

（其实每月并未超过3天）。

罢工结束后，新上任的经理开始部署“新政”，声称要“削减人员”，并着手使用派遣工。那些合同签到12月份的工人，只有坐等被裁掉。据说资方今后打算全部实行劳务派遣。

同时，许多苛政仍一如既往：请假难（“除非起不来，才给准假”）；辞工难（要排队，限制名额且克扣工资）。资方的新政还包括控制加班，同时增加劳动强度（产量往上提，甚至一个人做原来三个人的工位）。

7月24日，资方调整人事，除了某些原管理层被架空之外，多名罢工时的积极份子也被调离原工作岗位，靠拢老板者则得到重用。

在新工会看来，“这明显是打击报复行为”。工会主席赶紧咨询（即请示）市总工会，得到的答复却是：资方的做法“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工会不应干涉”。显然，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增加工人劳动强度，统统都是“企业发展需要”。新工会是否反对过，交涉过，斗争过？我们不得而知。尽管他们也曾经抱怨“没见到市总工会为我们做的什么好事，只见到收钱比谁都快。原以为有了市总工会就有了依靠，原来引入了一条狼”，但牢骚发完，照样坐等上级工会的援手与“指导”……也许等到新的劳资冲突爆发时，主席和委员们才会出面充当和事佬吧。

## 诗恒

据《怒放的生命》改编

# 想要解放的生产线



曾经多少次被骂在线上  
 曾经多少次被骂像牛羊  
 如今我已真的感到厌倦  
 我想摆脱这枯燥的生活

我想要解放的生产线  
 速度越快流水线更快  
 不能说话还要埋头苦干  
 一旦出错还不准加班

曾经多少次都泪流满面  
 曾经多少次都敢怒不敢言  
 如今我已真的感到疲惫  
 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

我想要解放的生产线  
 上个厕所也要轮流排队  
 没人顶位还不能离开  
 限制时间要赶快回来

我想要解放的生产线  
 想要请假还要提前四天  
 事假病假全部都要证明  
 没有证明请假都不批

曾经多少人委屈求“钱”  
 曾经多少人自动离厂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  
 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

我想要解放的生产线  
 进厂容易想出厂好难  
 辞职排队不知等到何年  
 想要挣脱无奈的力量

我想要解放的生产线  
 速度越快流水线更快  
 不能说话还要埋头苦干  
 一旦出错还不准加班

我想要解放的生产线  
 进厂容易想出厂好难  
 辞职排队不知等到何年  
 想要挣脱无奈的生活

我想要解放的生产线  
 满腔怒火就藏在心中  
 所有心酸委屈谁能明白  
 我要我的生命得到绽放